



绿阴生昼静 ■张文忠

意犹未尽

初夏情愫

■董明文

(一)

不知不觉已是初夏时节了,五月的上海阴晴不定,时而艳阳高照,时而阴雨连绵,昨夜竟突下冰雹,一声爆裂苍穹般的响雷将我梦中惊醒。这些日子睡眠一直不大好,不知为何清晨六点左右就醒了,必须得打开手机听一首慢歌,才能再迷迷糊糊等来八点半的起床闹铃。相比于前两年用功念书,每日七点刚过半就到文科图书馆端坐,现在的我,慵懒了许多。

倒也并非一直懈怠下去,不过是抓住学生时代的小尾巴,想赠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。研三一整年,疫情的阴霾还未散去,我在毕业论文、找工作情感的泥潭里反复横跳,将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。去年秋冬,正逢考公战役如火如荼,因文图距离宿舍区较远,我就近转移至光华楼,日均刷题十多个小时。抛弃了热爱的文学书籍,也搁置了每周以文字记录心情的习惯,成天与陌生题库四目相对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短暂闲暇时,走在熟悉的校园,还要兀自体味“天长地久有时尽”的离散滋味。人生本无常。

待到一切尘埃落定,已是今年三月底。

期间在上海、杭州入职岗位的选择一直胶着,令我举棋不下、寝食难安,却意外接到心仪的江苏省委组织部“名校优生选调”南京岗的通知,真是又惊又喜,恍若梦中。这是一系列既定流程:修改论文、预答辩、再修改、递交政审、去南京体检、上交就业协议和三方协议、正式录用……看似几个顿号连成一句话,但个中心路的曲折迂回,只有自己清楚了。严峻的就业形势下,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清醒地跳出“孩子”与“学生”双重身份的庇护,作为一个独立且孤立的个体,在社会的钢铁丛林中厮杀拼搏,寻觅自身的位置。曾无比依赖的父母和老师,他们站在一旁,默默观战,无能为力。被抛入社会竞技场的那一刹,被内卷的浪潮紧紧裹挟甚而硬着头皮浴血其中,似乎是真正长大的开始。

曾经,走在闹市街头,看熙熙攘攘,人来人往,我只觉这世间繁华;而今,不过短短一年,心境竟添了几分不合时宜的苍凉。前几日和朋友去作协开实习证明,出来从陕西南路转入淮海路,途径红房子西餐厅。绚丽的霓虹,古朴的砖红色建筑,掩映在青葱的法国梧桐间,黄昏的车灯影影绰绰,像是断续的旧胶片,仿佛霎时误入民国。不禁感慨:“《长恨歌》里,王琦瑶和陈先生不就在这儿吃过饭?”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。

漫步上海,总时不时觉得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人物。片刻的沉默,朋友苦笑一声,道:“你还是这样多愁善感。”我微微一愣,听出了其中淡淡的哀怨:其实,多愁善感何尝不是另一种层面的幸福?真正被生活鞭挞、蹂躏的人,恐怕连这一份闲心都消磨了。

朋友近来一直不顺。遥想几个月前,我也时常夜半失眠。那段时日远离了文学的滋养,从理想的乌托邦被一掌击回现实,身心仿佛连根拔起的芦苇,迅速地枯黄干瘪。往昔的回忆,似乎是玻璃罩中的世界,即便一些小插曲,雾里看花终究是美的。然而,当直面风雨,方才惊觉这便是赤裸裸的生活一角。我们似乎时刻面临着“何以成家”的困境,谋生是最基础的,亦是必须的,而心灵的惶惑,那种被他人调侃作“矫情”的怪物,在暗地里疯狂滋长。我与朋友并肩站在天桥上,脚下车轮震动,远处高楼林立,高架叠起。此情此景,像极了1991年香港电影《天若有情》的结尾,JoJo穿着洁白的婚纱赤足奔跑着,追寻她永生永世无法再见的爱人。旋律响起,穿越三十年的悠长时空,那是一种深深无力的宿命感。

晚风吹过,夹杂着茉莉清冷的香气。朋友侧过头,轻声道:“你觉不觉得,人有时候,活得还不如一棵树?”我默然。不久前,我们偶然看到一张八十年代的复旦老照片,惊讶地发现校园主干道上那一排排法国梧桐和水杉竟早已存在。未曾想,春去秋来,它们已于此地年复一年,伫立了无数个四季轮回。漫步校园时,目光所及那些草木,便多了一丝敬畏与艳羡。它们这样沉默,又这样富于生命力,当一届又一届学生年华老去,尝遍人生百味,它们,青翠依旧,不过是多了几丝沧桑的斑痕。“如果有来生,你会选择做一棵树吗?”我沉吟片刻,答道:“不,还是做人更自在些。”一棵树始终停留在原地,旁观一场又一场悲欢离合,太寂寞了。我不知是在劝解朋友,还是在宽慰自己。

徘徊在校园与即将工作的转折点上,这是一个奇妙又复杂的时刻。人生似乎来到了一个真空阶段,我可以静静躺在光华楼前的大草坪上,看晚霞,看流云,看渐渐升起的群星;抑或百无聊赖地坐在巨鹿路上一家咖啡馆,看行人,看车筐里的向日葵,看马路对面灯光隔着装修楼的纱网……任纷繁思绪四处游走,任积攒的泪水悄然涌上眼眶。而当这一切过去,岁月的书页,便会翻开新的一章。

(二)

“挥手自兹去,萧萧班马鸣。”不经意间,三年时光转瞬即逝,到了与学生时代道别的时刻。本想故作潇洒,淡然一笑,但心头的留恋与惆怅犹如初夏晨雾里弥漫的花香,已然成为了这段青葱回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宏图先生。无论是在论文创作还是学习生活中,您都给予我温暖的关心、鼓励和指导。您渊博深厚、热诚严谨的学术修养和亲切谦逊、宽容低调的美好品格,一直是引领着我稳步前行的一盏明灯。在我迷茫的时刻,您耐心地劝诫和开导我,让我明白人生本多风雨,努力闯过,便是新的生活。

其实,随着年龄的增长,各种见闻的涌入,我对生命中那些纯粹的美好抱有欣喜和敬畏,也会感到怅然。我会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如曾经信赖的那样坚固,或者这样的坚固能持续多久?我没有把这样的困惑告诉您,因为在与您的相处中,您已然无声地作出了解答:即便看透了一些世事,也要足够勇敢、坚韧,就可以一直葆有内心的纯粹与美好。

能够遇见您,能够成为您的学生,我真的非常幸运。除了您,还有许多复旦的老师值得我一生感激与铭记,他们是王安忆、严锋、梁永安、张怡微、龚静、陶磊……师恩难忘,难忘师恩。敬爱的老师,谢谢你们!你们温馨的爱的光芒将让我一生受用,永远快乐而向上。

我还要感谢这三年来陪伴我的同窗学友们。在那些嬉闹快意的日子里,感谢你们伴我无忧地走过。眨眼间,我们就要成为社会人,不得不去接受社会的考验和打磨。那些时而各自享受独处、时而人来疯放肆大笑的校园时光,如同被风徐徐带走的流云,也将画上句点。往事如烟,但明媚的回忆终究会凝固成绚丽的生命底色,内化为我的一部分,一部分的我。人生难得欢聚,唯有别离多。他日若回首,愿我们都不曾改变,情谊依旧,温暖亦然溢满心头。

同时,我要感谢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我默默付出的爸爸妈妈。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馨舒适的家。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和女儿,期间有过不愉快的争论,也有过坦诚的沟通。聊及童年时期的片段,一些记忆时至今日让我仍不能完全忘怀。我记得妈妈说:“我们懵懵懂懂做父母的时候,其实和你现在一样大。年轻时候,阅历有限,教育方法的确有很多不当的地方。如果可以重来,妈妈也想挽回。”那一刻,我恍然觉得,只要卸下心防,每个人都是脆弱的。父母也不过是长大了的小孩,也会犯错,也有隐痛,也需要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体谅。爸爸妈妈,我已经很幸运了,谢谢你们给予我坚定的爱和力量。

初夏的五月,暖风拂过脸颊,复旦的校园里处处洒满浪漫而诗意的阳光。极目苍穹,或许,前方还有许多未知的快乐与惊喜,命运亦会赠予我们一些必经的挑战与磨砺,那么,就让你、我、我们做一个心怀感恩、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吧——“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,何不潇洒走一回”。

生活故事

体谅

■周彭庚文

近日,注射了第一剂“新冠疫苗”,结识了一位新朋友,也对“体谅”在生活中的润滑作用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受。

注射点是由原先的“殷行街道文化中心”改建的,虽少了些往日的歌舞乐器的热闹和字画诗书的幽香,但多了些心安神定的静穆沉稳和守望相助的温暖贴心。大约是工作日的缘故吧,来接种的人络绎不绝,且老年人居多,但不拥挤,登记、询症、接种、留观,井然有序。

当轮到登记信息时,我麻利地掏出手机,调出在居委会搞好的条形码,给年青的志愿者看,他回我以一笑。我自作多情地猜想,大约是在赞我手机用得熟练吧。就在我登记结束时,旁边发生了小波折,一个看起来可能比我长两岁的大哥,半侧身体斜对志愿者,拿着手机的右臂向后躲闪,提高了声音说:“我的手机你不可以随意碰的。”弄得小女孩志愿者涨红了脸,手悬在半空,不知说什么好。我一眼就看出事情的大概,可能是志愿者觉得老人动作太慢,想接过手机替他操作,却遭到了老人的拒绝。确实,子女常告诫我们,手机不要轻易离手,不要乱点链接,不要乱扫码。但眼前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志愿者,那应该另当别论的。我不忍心志愿者遭受这莫名难堪,走了过去,对那老哥说:“来,老哥,我来教你弄。”我回避了“替”字,强调了“教”字。“你……行吗?”他有点儿迟疑,但没拒绝,可能是看在“同是白发缠头人”的面子上吧。

“试试吧。”我确实没有完全的把握,也只不过刚在居委会跟小青年学的。对学电脑,学手机,我是很肯下功夫的。因为我知道,社会的进步,科技的发展,是不可能放慢脚步的。现在,虽然在人们的呼吁下,不少地方为老年人开了一扇小门,留了一条小径,让我们在习惯了的小花园里踱踱步,遛遛弯,但小门迟早要关上,小径终究要荒芜。

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”,眼前我们已经遇到了不少“困难”,如若再不努力,只怕会被越甩越远。这位老哥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,只是他说话态度急了些。

我和他走到一旁,他握着手机,我提示他一步一步地操作,也就3分钟功夫吧,顺利完成了注册,取得了条形码,登记成功。这位老哥佩服地说:“你手机玩得很厉害嘛。”

“哪里。我这也是现学现卖,刚在居委会跟小青年们学的。”“别提小青年们了,一提我就来气。”“哦?

他们怎么得罪你啦?”“你知道,再不会手机、电脑,就真要落后,寸步难行了。我多想学呀。可一请他们帮助,也不跟你说什么,拿过手机,嘴里啦啦,就给你弄好了,我看得云里雾里,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弄的。你说,能学到什么?”果然验证了我的猜想。不待我说话,他又接着说:“哪像你,一步一步,讲得清清楚楚,我看得明明白白,脑子里也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看他说话挺诚恳的,不像是在故意奉承。“你也别怪他们,他们忙,或许是没有切身的体验,或许是没有当过老师,不知道‘教’的诀窍,缺少经验。”

“是呀,‘会讲’跟‘不会讲’就是不一样。”他话锋一转,“唉,你住在哪儿,我们交个朋友吧,我有不懂的就来向你请教。你看行吗?”“行啊。不过,我也是‘一瓶子不满,半瓶子水晃荡’,我们互相学习,共同提高吧。”一交换地址,我们竟住在邻近的小区。

接种很顺利,留观半个小时,也在交谈中溜了过去。走近出口处,一个中年女子正在跟保安交涉着什么。女子把焦急全放在脸上,时而恳求,时而提高嗓音,时而比比划划,而年轻的保安站立在紧闭的门前,一直摇着头。好管闲事的我们赶过去。原来这女士是“长护险”的护理员,今天经过这儿,顺便注射“新冠疫苗”,再赶到下一家去。没想到保安查看了她的注射卡,说留观没到30分钟,坚决不让她出去。“我是个护理员,迟到了要被投诉的。你再不让我出去,我几年的‘金牌’就要被取消了。”她说的是实情,一个护理员每天要赶赴好几家,几乎是按“分钟”来安排路上的时间。“可我要对你的身体负责啊!违背规定的事谁也不能做,对吧?”保安说得也很有道理。

我看看护理员,为她着急;再看看保安,也该给他点赞,可看看他们僵持着,又没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此时,老大哥却突然走了上去,对女护理员说:“你要去哪一家能告诉我吗?”听到地址,他双手一拍,说:“巧了,我认识他。你安心在这儿留观,我给你去说一声,晚一会儿到,保证能说完。他也是个极能体谅人的人。你看怎么样?”“那太好了。谢谢大哥。”“谢什么,小事一桩。遇事多体谅,万事好商量嘛。”说着,他迈开步子就走,真是个性急又热心的人。

看着他快步离去的身影,想着他“遇事多体谅,万事好商量”的话,深切感到,今天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,能取得皆大欢喜的结果,都源于大家换位思考的“体谅”,友善待人,设身处地为对方、为他人着想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